

HUO LAN QI

货郎情

刘等信 著

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货郎情

刘等信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货郎情/刘等信著 —北京: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2007.9
(新闻与传播理论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043 - 5248 - 4

I. 货… II. 刘…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G2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9157 号

货郎情

作 者	刘等信
责任编辑	贺 明
封面设计	郭运鹏 劳 卫
责任校对	谭 霞 刘文锋
监 印	陈晓华
出版发行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电 话	86093580 86093583
地 址	北京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(邮政编码 10004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召心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250(千)字
印 张	10.5
版 次	200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000 册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043 - 5248 - 4
定 价	20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序

陈刘雄

刘等信同志在我心目中，是一位朴实憨厚、表里如一、工作勤干、学习认真、乐于奉献、德艺双馨的业余文艺工作者。

等信利用三年时间，创作了 100 多万字的作品，部分作品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茂名日报》等报刊上，还获过全国征文奖，他将这些作品结集出版成两部故事小说集《美人的诱惑》和《货郎情》，他不仅加入了茂名市作家协会，还加入了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，当上化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。这创作速度是惊人的，成绩是显著的，精神是十分可嘉的。

他将自己出版作品集，说成在自己人生中放了一颗“卫星”。这说法，一点不错。一个国家，若有自己制造的卫星升空，即是一件令世人刮目相看、最引以为豪的大喜事，就像今天中国的“嫦娥”登月。人生苦短，一个人一生中能干出几件漂亮的事，那就不错了，更何况等信干的是出版著作，将著作留给社会和历史。当然，他放的这两颗“卫星”耀目不耀目，有待大家评说。

时下，物欲横流，急功近利。搞文学创作，有的是苦头，几乎没有什么甜头，这是一件耐得住寂寞的苦差事。当今，愿意干这种苦差事的人寥寥无几。绝大多数的文艺工者出版著作，往往是血本无归，只得个美名。那是对自己而言。文艺创作对社会而言，其作用就大了。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些广大的文艺工作者

创作,即社会意味着没有好的书、报、刊阅读,没有电影、电视看,没有歌曲听,也没有书画艺术和舞蹈欣赏,等等。试想想,这样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。因此说,文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个年代是知识型的年代。滚滚的知识长河,大浪淘沙。一个人不看书学习,他的思想就会僵化,他的工作就会停滞不前。现在看书学习的人太少了(学生除外),社会大部分人喜欢将业余时间放在吃喝喝、玩玩乐乐和运动上。然而,等信把业余时间几乎投入在创作上,甚至不看电视、不散步,更不打麻将和扑克,他给自己下了个硬任务:每个月创作一万字的故事小说。如今他的头发花白了,衣裳渐宽了,但他不言悔。他将文学创作当作一种任务,一种责任,一种历史使命,当个“拼命三郎”和“老黄牛”,他把他最美好的精神粮食奉献给广大读者。他这种忘我劳动、生命不息、奉献不止的革命精神,永远值得人们学习。

等信虽然走上文学之路不久,但其硕果累累,在神圣的艺术殿堂里绽开了朵朵鲜艳夺目的花朵。等信是个农村出身的汉子,生活道路比较坎坷,先从军后从政,他对生活的体验是深刻的,积累的经验是丰富的。由于他的“电脑储存大”,加之,他善于用“钉子”精神创作,因此,他的作品就一批批地洋洋洒洒地诞生了。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。《货郎情》的作品,题材丰富,内容翔实,故事曲折动人,情节和感情细腻,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。书里的作品,有的写部队生活的,如《毕团长》、《阿姜》等;有的写民间传说的,如《百足岭的传说》、《鲤鱼湾的传说》等;有的写婚姻故事的,如《货郎情》、《秋菊再婚》等;有的写人间轶事的,如《船姑》、《三婶过年》等。这与他的经历有关。等信作为一名基层干部,他在乡村、城市,乃至部队都留下深深浅浅的足迹,他将笔触伸至他走过的每个角落,然后妙笔生花。品读《船姑》一文,

被它起伏的情节所吸引。文章写出了作品主人公的悲欢离合，一个美丽的、命运悲惨的、乐于救人的船家姑娘形象凸现在我们面前。船姑命不好，出世时，一场风雨夺走了父母的性命，幸好被好心的王录收养了她，后来王录被歹徒打死，转为苏德惠收养，苏德惠因年事已高，不久便死去了。这样，船姑再次沦为孤儿。在船姑头一次感受到爱情的幸福和美妙，将要上轿出嫁时，却传来未婚夫的死讯。一次又一次的噩耗打击，船姑欲哭无泪，她感觉苍天对她太不公平了。被人喻为“克星”的船姑却怀了差点死去的未婚夫张宝的孩子，在产下孩子不久，因水灾，船姑英勇救人，自己却不幸牺牲了。读罢，无不为船姑悲惨命运洒下几滴泪水。《货郎情》和《秋菊再婚》也是感人至深的文章，文章感情真挚，情真意切，将那特定环境下的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。再品读《阿姜》，作品将主人公阿姜的英勇善战、足智多谋的人物形象描述得淋漓尽致，读那精彩的战斗场面，让人亲临其境。《主刀的下场》虽然篇幅短小，但也颇有故事味，这里的故事味体现在故事的巧合上。

该书绝大部分文章写得很精彩，吸引力大，给读者印象深刻。但有个别文章故事味欠浓，情节过于简单，故事的浓度和回味度不够。希望刘等信同志再接再厉，多出精品。

二〇〇七年十月

(陈刘雄，国家中级作家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、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，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茂名市第五批优秀专家和拔尖人才，茂名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《橘州文艺》主编，广东省化州市文联主席)

目 录

序.....	陈刘雄	1
货郎情.....		1
船 姑.....		17
秋菊再婚.....		36
乱世悲歌.....		46
冲动就是魔鬼.....		66
阿 姜.....		72
红包的诱惑.....		78
主刀的下场.....		80
洗黑钱的人.....		83
哈哈镜的倒影.....		95
梦中的表姐.....		106
养宠怪女.....		109
可怕的冷漠.....		116
相命失去好伴侣.....		119
割 禾.....		121
周秘书自叹.....		123
胭脂河血案.....		125
出 走.....		143
寻 妻.....		146

逼出人命·····	155
英雄难过老婆关·····	163
三婶过年·····	173
慰 贫·····	176
毕团长·····	178
突 变·····	189
上 坟·····	195
洁 癖·····	198
百足岭的传说·····	201
鲤鱼湾的传说·····	203
荔 姑·····	205
三个吝啬佬饮早茶·····	212
老兵夜谈·····	214
幽默的笑星·····	218
自作多情搞瘦身·····	221
婚 变·····	223
“稀拉兵”小传·····	243
阿 莲·····	265
南梁山之战·····	285
同路人·····	292
响马县长·····	307
恼人的电话·····	316
生活难熬·····	318
我在凝望一颗星····· 曾 创	320
后 记·····	326

货郎情

粤北有个远近闻名的什货郎阿庆，他担着什货担，担里装着只有麦芽糖、糖果、白糖、火柴、火水（煤油）、食盐、也有针线、钮扣之类东西，手里拿着个小铃铛，走两步摇两下，铃铛“铃铛铛”地响，嘴里时不断地喊：“收什货啰。”

阿庆会抓时机，什货担一搁在村头的路旁，人们正好放工，一见阿庆就围拢过来，一边歇息一边买零食。投进一二分钱，就能拿到一两块麦芽糖，或投一分钱可拿到两颗小糖果。村妇和小孩常常从家里拿来鸭毛、鹅毛、鸡肾皮之类的物品兑换零食吃。

阿庆最能赚钱的对象是小孩，他抓准大人干活去了的最佳时机，用几个糖果换取大于几倍的废品，没有废品的小孩，就悄悄从家里偷米换零食。

阿庆为了掩大人眼，买卖十分公平，足斤够两，特别对贪馋的人，多给你一个糖，谁敢说阿庆不公道？阿庆出名啦，每逢下乡，收获不小，满满地挑一担回去。

阿庆是邻公社的农村佬，出身地主成份，爹妈是黑四类，在“文革”期间经常被批斗，他们忍不了这个批斗的苦，双双跳井自杀了，那时阿庆已二十八岁，因成份不好，一直找不到老婆，阿庆只好跑到邻公社找活干，阿庆是个聪明人，做起什货郎的生意得心应手。

一晃二十年过去，阿庆已四十八岁了，标致的阿庆还不成家，不过他不管这些，只顾拼命收什货。在农村单干那年，阿庆

办起了收购站。

收购站是小本生意,但能赚钱,在那个年代,阿庆是富裕了,但阿庆不敢露富,怕有朝一日又把他划成新的地主。到时不但被批斗,弄不好说是投机倒把,要判死刑。为此,阿庆每月按时交了那份富业款给生产队,余下的钱装在一个小罐埋在床底下收藏起来。

阿庆虽不在自己的家乡做收购站,但生产队总会有人眼红他,说他好吃懒做,还说他有意逃避劳动改造,更有的说他赚了不少钱,让地主仔翻了天,不要外出了,要回来好好劳动改造。幸好阿庆是向队长请假并批准外出搞副业的,才不把阿庆追回来。队长也衡量过,阿庆每月交一百元富业款,算是一笔可观的收入,生产队就靠他这笔富业款买农药杀虫或其他开支,但也总有人刁难阿庆,要提高富业款,队长为了保护生产队的财路,同意了这个意见,提高多少又是一个难题。提多了,阿庆不会接受,提少了群众不会放过。最后队长来个折中,多提五十元,阿庆也参加会议,当场接受。阿庆总算躲过了这一劫难。

阿庆不是厌恶生产队的劳动,而是不想大家歧视自己是地主出身,连老婆都找不到。阿庆虽然生得英俊,但三十出头了仍没人为他提过亲。阿庆曾悲观过,恨自己的出身,恨自己不该生在这个世上。幸好阿庆外出搞副业才化解了自己的悲观情绪。

阿庆搞富业走得远远的,离自己的家乡有上百里路,当地人只知他是个什货郎,不知道他的出身。自从他外出搞副业以来,以收什货为寄托,阿庆在圩边租了个地方住下来。这个地方正是一个出了名的寡妇三嫂的圩铺,三嫂姓董,名叫雪珍,因为三嫂出名,人们平时就叫她三嫂。

三嫂圩上有三个铺头,自己因忙不过来,就租给阿庆一个,阿庆拿来做什么货铺。圩上收购废品的什货铺是第一间,加上阿

庆挺会做生意，什货铺十分兴隆。每逢圩日阿庆就守在铺上，让人送什货来铺收购。不是圩日时，他就戴着个草帽，手拿个小铃铛，挑着一些农村最需要的生活用品去卖，然后就一点一点地回收到一担满满的破烂。你不要小看这一担破烂，除去成本，每担可赚上十元八元的，在那时吃国家粮的机关工作人员，每月工资还不到四十元，一般人只有三十多元。按阿庆每天收入八元计，以最低计算每月可收入二百四十元，除去一百五十元富业款，净收入九十元。阿庆省吃俭用，生活费用每月最多花它个二十元，再交给三嫂二十元屋租，每月余五十多元。有时生意好每月赚他个成百元。一年下来他就有上千元的收入，比在农村劳动强得多了。阿庆知道自已的事，不敢露富，富了就被批斗，弄不好戴上投机倒把的罪名，所以阿庆小心翼翼地做他的什货生意。

阿庆为人厚道，做生意买卖合理，谁都信得过他，当地人只知道阿庆是外地人，不知道阿庆的身世，因为阿庆得人心，就不去追究了。东家三嫂平时也忙着打理自己的生意，只知每月收阿庆的屋租，其他的事也不过问，阿庆知道三嫂早些年死了老公，也没生养，是个寡妇，阿庆懂得寡妇门前是非多，白天不敢与三嫂聊天，晚上早早关门睡觉，几年下来没有什么闲言蜚语。

有一天，阿庆下乡收什货，回来的路上下起倾盆大雨，担子挑得过重，加上雨水一淋，担子少少也有百五、六斤。阿庆本来是个身材高大的硬汉，可这次折磨得也够呛了。回到铺头累得像个落汤鸡。平时虽说三嫂不与阿庆有过多的招呼打，但今晚下着大雨又这么晚了阿庆还不归来，三嫂不禁担心起阿庆来。本来三嫂早早收了铺位，也吃过晚饭，早早洗脚上床休息了。三嫂不知怎么的心血来潮，听着外面的雨滴滴嗒嗒老是落个不停，她惦记起阿庆来。阿庆怎么不归？他会不会出了什么事？三嫂起了床，打开门看阿庆的出租屋，一摸门还锁着，想他还未归，三

嫂不打亮灯，缩在自己的门口，半开着门缝往外望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阿庆才拖着沉重的脚步，挑着那担压得直不起腰的什货担，无力地躺倒在铺门口。

三嫂看看左邻右舍，因为落雨，圩上一片漆黑，门口都堵得严严实实的，她确信此时没有人看见，走上前扶起阿庆，小声说：“做生意这么拼命呀。”

阿庆喘着粗气说：“唉，遇上这个鬼天气。”

三嫂隐隐约约见到阿庆的狼狈相，说：“给我钥匙，我帮你开门。”

阿庆无力地从裤头取下那串钥匙，说：“给。”

三嫂，摸着钥匙，也不知道哪条，一条一条地往锁屁股眼上捅，锁终于打开了，三嫂说：“灯在哪？”

阿庆说：“在左边的台上。”

三嫂摸了进去，谁知不小心把煤油灯拨掉在地下打破了，三嫂说：“呸！鬼无打。”

阿庆恢复了一点元气，说：“三嫂，我来。”阿庆摸到了自己的床上取电筒，把电筒打亮，电筒照在三嫂身上，谁知三嫂是穿着内衣的，上身是背心，下身是裤衩，连三嫂都没反应过来。

三嫂说：“阿庆，还未吃饭吧，我帮你做。”

阿庆不语，三嫂又说：“没有灯，我回家拿来。”三嫂敏捷地摸回自己家点亮了煤油灯，发现自己不穿外衣，大为吃惊，说：“真是鬼无打啰。”脸顿时红了起来。她去穿好衣服，心还在怦怦地跳。三嫂虽是寡妇，但她很守妇道，圩上没人讲过她的闲话，她刚才当着阿庆没穿衣服很感羞耻，特别是那对奶子半露着。三嫂经过几分钟的时间情绪梳理，还是决定不给阿庆做饭，因为阿庆见到了自己的身子，阿庆虽然是老实人，但夜晚孤男寡女在一起，弄不好会出事，三嫂走出门口说：“阿庆，你自己做饭吧，我休

息了。”

不管阿庆接不接受，三嫂已把门闩了起来。

三嫂虽然躺在床上，但一直没睡着，东想西想。一会儿想到自己年纪轻轻的守寡，孤身一人，真不是滋味。一会儿又想起几年来自己打理铺店的生意也不容易，最后又叹息道：“这年头一个人活着真不好过。”她又想起了阿庆，阿庆一年到头来，忙于收破烂，即使去交富业款，只是匆匆回去，又匆匆回来，连过一晚都没有。阿庆没有家？不会吧。阿庆这么标致，人又勤劳，不会没有老婆。如果有老婆为什么不在家过上一两夜，三嫂反反复复想不通，本来她亲自问一下阿庆就知道了，三嫂就是不敢问，这一直是三嫂想解又解不开的谜。

墙上的古钟滴滴答答地走着，每一小时就响一下，已响到了四次了，三嫂还睡不着。三嫂又想自己的身世。三嫂的父亲是个大地主，三嫂有六兄妹，她最小，上边都是兄弟，她十二岁那年解放，因斗地主闹翻身，父亲被斗死，兄弟见家产没收，五羊星散，听说一哥和二哥跟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。三哥是个守财奴，他没跑，但跟父亲一样被挨斗，四哥外出做生意，听说家乡解放了，逃到香港，五哥又弱智，没有老婆。母亲见一家败得这么惨，为了不连累三嫂，将她送到了早已定亲的婆家，然后上吊自尽。三嫂的婆家在圩地，家公家婆也是小商贩，财产充公，解放不久相断死亡。丈夫比三嫂小两岁，当时十岁的丈夫不懂世事，靠三嫂撑起这头家，好不容易捱到二十岁，可十八岁的丈夫暴病身亡，三嫂没生养，她守信守义，抱住丈夫的家产不放，一直坚持到今天。有些人劝三嫂不要太固执，叫她改嫁，可三嫂就不依，现在三嫂三十一岁了，见了阿庆还动过心，可阿庆就不理解她。到了鸡啼三遍了，快天亮了，三嫂才睡着。

三嫂家经营的是传统的油、盐、酱、醋，纸宝、蜡烛等。

三嫂睡着不久，可有人叫买东西了，门外一边喊一边拍：“开门，三嫂，买盐。”

三嫂最勤快，平时开门最早，可三嫂今天睡过觉了，三嫂虽没睡好觉，但三嫂还是被吵醒，睡眼惺忪地从卧室走出来，一边开门一边打哈欠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叫什么呀！”

门外是个老常客的七叔公，说：“平时没见你起这么迟，是不是打扰了？”

三嫂本想发火，一见是七叔公，堆起脸笑道：“七叔公，你早，买什么呀？”

七叔公道：“家里的盐没有了，晨运到这里顺便买一包。”

三嫂说：“你是老常客了，见外了，以后要买些什么东西，随时来。”三嫂将一包盐递给七叔公后说：“拿去吃。”

七叔公忙说：“哪里，哪里。”丢下了备好的零钱就走了。

三嫂目送七叔公走后，刚想关门，但目光一下子停在阿庆铺门口的什货担，才想起昨夜自己穿着背心、裤衩那件事来，又一望阿庆的门口半开着。“糟了，阿庆一夜没关门。”三嫂嚷着，她还是走近探个头往铺里瞧，阿庆半躺半卧靠在那张藤椅上，昨晚那淋湿了的衣服也没换，三嫂感到不妙，喊：“阿庆，你怎么啦？”阿庆一点反应也没有，三嫂只好近前摇了摇阿庆，阿庆嘴巴颤动了一下，三嫂意识到不妙，马上往阿庆的头上一摸，滚烫烫的，说：“阿庆，你发烧了，病了，昨晚你怎么不讲？”三嫂说着就转身回自己的铺上，唠叨着：“治这样的病不用看医生，葱头、艾尾、辣姜、豆豉煲粥吃一定行。”三嫂手脚麻利，淘净米，放进水，点燃柴火煲起粥来，她见柴火燃起后，立即往后门的菜地走去，就在菜地拔起一棵葱，往葱地上拍打了几下葱头上的泥土，顺手就在葱地旁摘起了一抓野艾叶，又快步从后门入到厨房，往灶里添上两根木柴，从水缸边翻出一块埋在沙里的辣姜，洗净切成碎片，又

洗净葱头、艾尾，用菜刀柄头胡乱地捣碎装在大碗里。二十分钟后将煲熟的粥倒在大碗里，再加上少许的豆豉，用筷子捣拌，就端过阿庆的铺里。

三嫂说：“阿庆，快起来，这葱头艾尾粥，吃了它，保证你没事，你得的是风寒病，这种粥不知医好了多少人。”阿庆睁开了眼，无力地说：“多谢三嫂。”“多谢什么，谁叫你是我的租店人。”

阿庆吃着，三嫂在旁说：“出外做生意不容易，抛家离子，有个什么不舒服，也没人照顾，不过，阿庆你也不必客气，有什么的就尽管开声，我三嫂能帮你的一定帮你。”

阿庆吃着滚烫烫的艾粥，吃吃停停。三嫂见着又啰嗦起来：“阿庆，吃这粥要趁热吃，吃出了汗就好了，最好吃完粥后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出一身汗就最好，你信不信，我那死鬼老公就经常用这方法治这个病。”

三嫂一说到老公像说漏了嘴，停了下来，阿庆也很听话，将一大碗的热粥吃完了。三嫂又说：“对，这样就好，冒汗了是不是，这不要紧，快，快，睡到床上去。”三嫂顾不了那么多，扶阿庆上了床，还帮阿庆盖上被子，又守候在床边。

几分钟过去，阿庆露出了头，说：“出了许多汗了。”三嫂说：“这样好。”阿庆说：“汗粘到被子上了。”三嫂不答话，转身取来一条毛巾，帮阿庆抹去额上的汗，然后又往身上抹，阿庆由着三嫂往下身抹……

阿庆骚得痒痒的，怕三嫂往见不得人的地方抹，又不好叫，阿庆只好反侧着身，避着三嫂往下抹。

三嫂一心帮阿庆治病，却忘记了男女有别，三嫂是过来人，没得顾忌，可阿庆还是处男，不敢造次。

阿庆的风寒感冒，经过三嫂的艾粥疗法，真的治好了。从此以后，阿庆对三嫂非常感激。为了报答三嫂的关照，常从乡下买

些土特产归来给三嫂，三嫂也不推辞，全都收下了。

三嫂自从救了阿庆之后，焕发青春，日夜思起阿庆来，特别是阿庆晚上不按时归来，心里就卜卜跳，害怕阿庆出事，她不想睡觉，搬来凳子坐在门旁专等阿庆归来，想和阿庆见见面，说说话，可阿庆归来后，她又不敢开门，怕邻居见到，她只好独自感叹。

阿庆自那次被三嫂救了之后，对三嫂敬慕几分，但一想三嫂那伸手进肚里抹汗的情景，又想起三嫂：“莫非三嫂她……”“能娶三嫂做老婆多好。”“算了，三嫂是正经人。”

一个月过去，三嫂再也忍不住了，她想了一个办法。将阿庆下乡送给她的甜薯煲熟，趁阿庆归来后递过去，悄悄地说上一句：“多谢你的甜薯。”然后关门了。

阿庆接过甜薯，傻傻地，心里许久平静不下来。阿庆还未点亮灯，本来室内一片漆黑的，忽然三嫂的墙壁有一孔射进了光线，平日是没有的，怎么今晚会有这光线？阿庆好奇地走去观望，孔里展出了三嫂的裸体，三嫂正脱去衣服，准备洗澡，美丽的三嫂简直把阿庆的心和眼睛吸了过去，阿庆看得神魂颠倒。

没几分钟，三嫂走进浴室，阿庆的视线内见不到三嫂了。阿庆屏住呼吸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守候在小孔，专等三嫂洗完澡出来。

十五分钟后，终于等到三嫂从浴室出来，但此时的三嫂不是全裸，而是穿着那晚的背心和裤衩，啊，这样的裸体更美。阿庆想多看几眼，可三嫂吹灭了灯，墙孔再也没透出亮光了。

三嫂吹灭了灯后，躺在床上老是睡不着，想：阿庆吃不吃我煲的甜薯？阿庆啊，你不要这么搏命下乡好不好。阿庆你成家了没有。阿庆你没成家就好。唷，怎么墙上有光线。三嫂爬起床看个究竟，想起了，是今天往墙上捶竹签捅穿的，三嫂往孔上

看,见到阿庆正在吃自己亲手煲熟的甜薯,阿庆真帅,他光着膀子,露出了丰满的胸脯。

阿庆吃得很快,三嫂想,阿庆你饿了吧,慢慢吃,不要噎住。对,要喝杯水,阿庆真的喝了杯水,脱去衣服准备洗澡,三嫂看得真切,也不眨眼,心甜滋滋的。

第二天正是圩日,阿庆按例不下乡收破烂,守候在铺里专等圩民们担什货上门。

三嫂也按往时一样,忙着做生意。

晚上六时,散圩了,不少店铺在收铺。阿庆收破烂的买卖,到了这个时候早就无生意了,他也照样关铺门。三嫂做生意忙着哩,但她见阿庆要关门了,放下手上的活过来跟阿庆说:“阿庆,我的灶门坏了,请你帮个忙。”阿庆一听要到她家,心里十分高兴,说:“好吧。”

三嫂赶快回到自己的铺上,忙完买卖,就打烩了。

阿庆见三嫂收档了,就过去问:“灶怎么坏的?”

三嫂说:“我三哥不在时就坏了。”

阿庆径直往厨房里去,三嫂不紧不慢地跟进厨房,她洗米做饭。阿庆低着头看灶门,左看右看就是看不出灶坏在哪里,心里纳闷他说:“三嫂,灶没坏呀。”

三嫂说:“坏了,火苗不同往年旺盛。”

阿庆抓来一把柴草,点燃试起来,火熊熊地烧,说:“火旺得很,没坏。”

三嫂不吱声。

但阿庆不断地说:“没坏,就是没坏。”

三嫂忽然笑着说:“没坏,没坏,我是逗你的。我是说你家的灶门坏了,快回修去。”

阿庆说:“我家的灶也没坏,不过我出来就没用过了。”